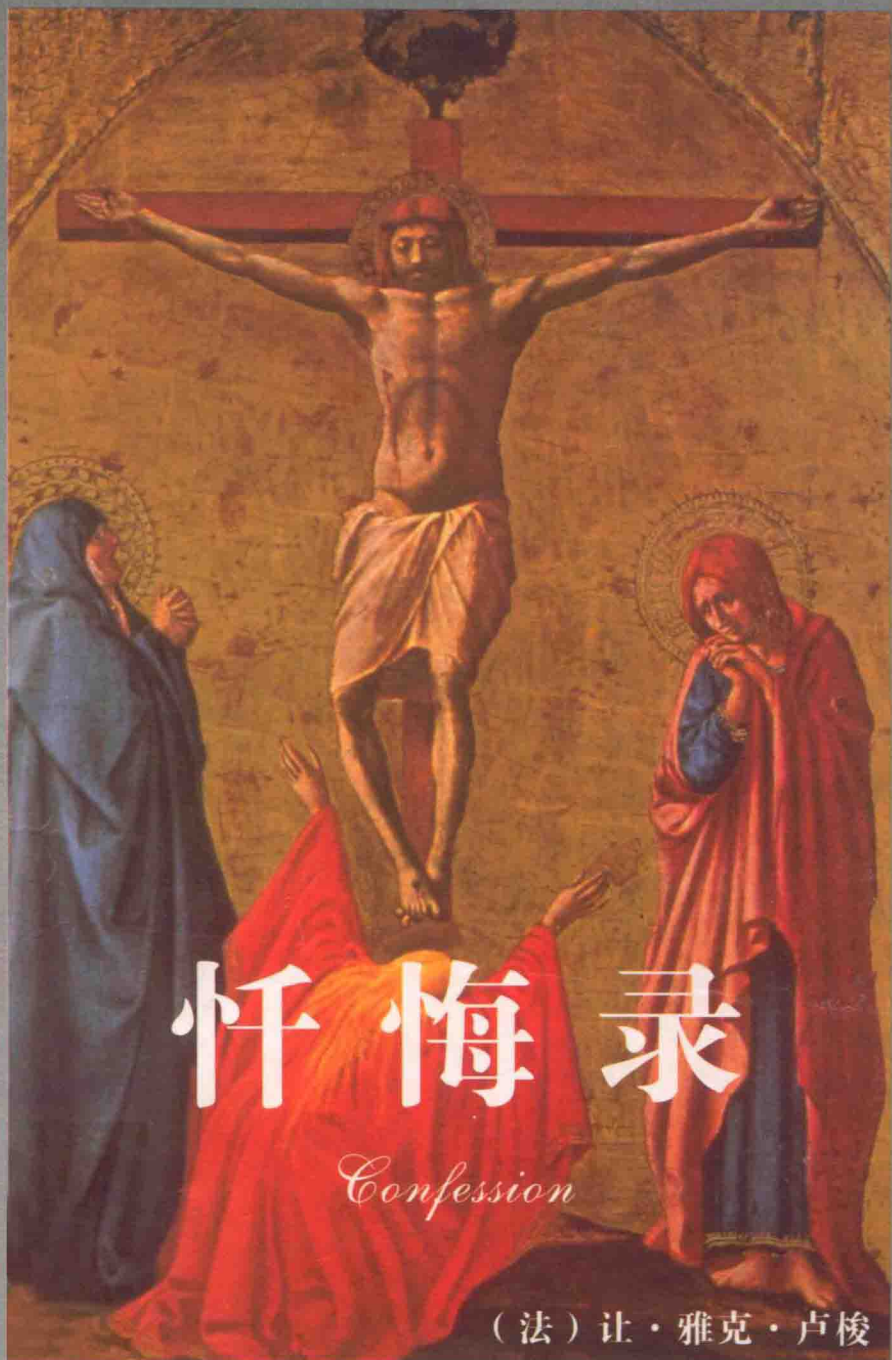




忏悔录

Confession

(法) 让·雅克·卢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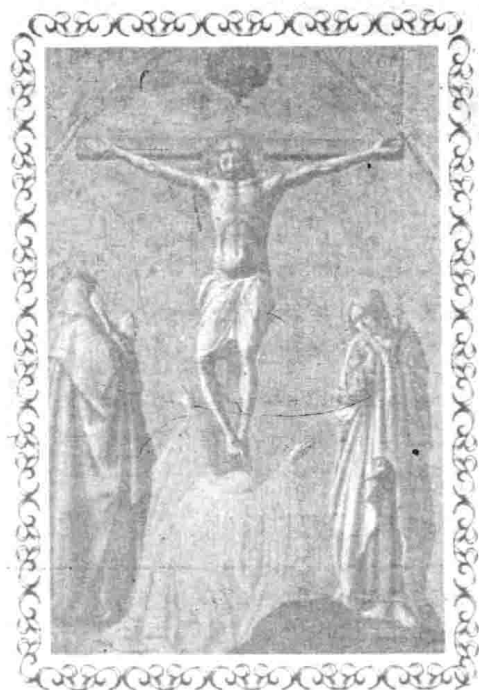
Confession

吉林 大学 出版社

(法) 让·雅克·卢梭

忏悔录

李金龙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收藏 文景治主编—长春吉林
大学出版社 2004.12 ISBN7-5601-2869-6

I 外… II 文… III 外国名著—收藏 IV.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256 号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收藏

主 编: 文景治

责任编辑: 赵广宇

责任校对: 赵广宇

出 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 刷: 湖北省公安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601-2869-6/H · 211

定 价: 1480 元

世界文学名著收藏精品



世界文学名著
收藏精品丛书

WORLD
LITERARY WORKS
TREASURY

第一部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或许今后也不会再出现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不管你是谁，只要我的信任或我的命运让你成为本书的裁判人，那么我将为了我的苦难，仗着你的恻隐之心，并以全人类的名义恳求你，不要使这部独特并且有用的著作被抹杀，它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无疑这门学问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也不要为我身后名声的顾虑，埋没这部关于我的未被敌人歪曲的性格的可靠惟一记载。最后，即使你曾经是我的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也请你不要敌视我的遗骸，不要把你的残酷无情的不公正行为坚持到你我都已不复生存的时代，这样，至少有一次高贵的表现就会赋予给你，即当你本来可以凶狠地进行报复时，你却表现得宽宏大量；如果说，加害于一个向来不愿也不曾伤害他人的人，也可以称之为报复的话。

让·雅克·卢梭

第一章

深入内心与灵魂

我正着手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毫不隐讳地揭露在世人面前。他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既了解别人，又熟悉自己。我有与生俱来和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不同的天性，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不再有和我一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之后打碎了模子，打碎了模子到底好不好，只有我这本书被读完以后才能评定。

末日的号角不管吹响在什么时候，我都敢拿着这本书在无所不能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我会不加犹豫、不加隐瞒地道出善和恶。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如果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不过是记忆与时间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失误。其中可能自己怎么认为就怎么说，但绝对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我真实地描绘自己的形象：当时我是卑劣鄙琐的，我就如实地写；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我也如实地写。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让我的同类快些聚到我的身旁吧！让我的忏悔声充满他们的耳际，让他们为我的种种罪恶与堕落而羞愧。然而，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而勇敢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要比那个人强。’”

我于一七一二年生于日内瓦，父亲是公民伊萨克·卢梭，母亲是女公民苏萨娜·贝纳尔。由祖父所遗下的财产原本就很微薄，由十五个女子平分，分到我父亲名下的那一份简直就等于零了，一家人糊口全仗于他当钟表匠。我父亲在这一行里倒真是个能手。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家境比较富裕；她聪明美丽，这却使我父亲费了很大一番苦心才得以娶上她。他们两人的相爱，几乎从生下来就开始了：八、九岁时候，每天傍晚他们就一起在特莱依广场上嬉戏；到了十岁，就已无法分开了。两人心心相印和相互同情，巩固了他们从习惯中成长起来的感情。两个人性情都善感、温柔，都在期待时机在对方的心里找到同样的心情，而且宁可说，这种时机也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两个人心里都想，但是谁也不肯先说出来：她等着他，他等着他。命运好像有意在阻挠他们的热恋，结果反使他们的爱情更热烈了。这位多情的少年，因为得不到心中的情人，终于日渐憔悴，日渐消瘦。她劝他去旅行，这样也许能忘掉她。他旅行去了，但是毫未收效，回来后，更增添了他炽热的爱和焚心的等待。他心爱的人呢，还是那么忠诚和温柔。经过这次波折以后，最终他们终于终身相许。他们海誓山盟，他们的誓约得到了上天的赞许。

我的舅舅嘉伯利·贝纳尔爱上了我一个姑母，可是我的姑母却提出了条件：如果他姐姐不同意嫁给她哥，她就不同意嫁给他。终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同一天办了两桩喜事。因此，我的姑丈也就是我的舅父，他们的孩子和我便是双重的表兄弟了。一年之后，两家各自生了一个孩子，不久便因事不得不彼此分手了。

贝纳尔舅舅是一位工程师：他应聘去帝国和匈牙利，在欧仁亲王麾下供职。

他后来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屡立战功，表现卓越。我父亲在我那惟一的哥哥出生之后，便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去，成了那里的宫廷钟表师。我父亲不在家期间，使许多仰慕母亲美貌与才华的人有许多的便利。其中法国克洛苏尔公使表现的尤其强烈。他当时的感情一定是十分强烈的，因为在三十年后，他谈到我母亲的时候，我仍能感受到他的绵绵情意。可是这些诱惑并不能动摇母亲，因为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她催他赶紧回来。他急忙放下一切就回来了。我就是父亲归来后结下的“不幸”之果。十个月月生下了我这个孱弱多病的孩子。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也是我不幸之中的第一个预兆。

我无法想像父亲当时是怎样忍受这种丧偶的悲痛的，我只知道他从未减轻过那种悲痛。他觉得在我身上可以重新看到自己妻子的音容相貌，同时他又无法忘掉是我害得他失去了她的。每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总是在他的叹息中，在他那痉挛的紧紧拥抱中，感到有一种遗恨夹杂在他的抚爱之中：惟其如此，他的抚爱就更为深挚。每次他对我说：“让·雅克，我们一起回忆你的母亲吧！”我便跟他说：“爸爸，好吧，我们又要哭一场了！”他一听到这里，泪便流了下来。接着他便哽咽着说：“唉！你把她还给我吧！安慰安慰我，让我能够减轻失掉她的痛苦吧！你想办法填补上她在我心中留下的空虚吧！孩子！若不是因为你是你那死去的妈妈生的孩子，我能这样疼你吗？”母亲逝世四十年后，我父亲在他的第二个妻子怀抱里死去了，但嘴里吟念着仍是他最前妻的名字。

我的生命就是他们俩赐给的。上天赋予他们的种种品格中，我惟一继承的是他们所拥有过的一颗多情的心。然而，这颗多情的心，对他们来说是幸福的源泉，对我来说它却造成了我一生的不幸。

我生下来的时候差不多快要死了，能否把我养成，希望很小。我身上还带着一种生来的病根，一种随年岁而变重的病根，即使有所缓解，但接下来便是更残酷的痛苦。我父亲有一个妹妹，她是个聪明亲切的姑娘，她对我关怀备至，我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才得以活了下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还健在，但已是八十高龄的老夫人了，她仍然侍候着比她年轻，但因过度饮酒而身体受损的丈夫。亲爱的姑姑，我不怨你把我救转来让我活下去，我痛心的是，我不能在您的晚年悉心照顾陪伴您，报答您，曾给予过我的一切。还有我那位亲爱的老乳母雅克琳娜，她也健在，精神矍铄，身体壮实。在我出生时她那双扒开我眼睛的手，很可能还要在我死的时候给我合上眼睛。

我先有感觉后有思考，原本人类就是这样。我对此有更深的感觉。我无法了解五、六岁以前都作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我只记得我最初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我不停地记下那些自己能认识的东西，我认识我自己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母亲遗留下了一些小说，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最初，父亲只是想通过这些有意思的东西叫我练习阅读，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个人轮流读，一读就是一整夜。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像个孩子。”

这种危险的方法，不久便使我不但获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还使我获得了同龄人没有人有的那种关于情欲方面的知识。尽管我对具体事件还没有任何概念，却已经了解到所有的情感了。我什么都还不理解，却已经感受到了。我连续感受到这些各种各样的激情，一点也没有败坏我的理智，因为我那时还没有理智，但却给我造成了一种特型的理智，使我总用一种奇特荒诞眼神看

人,它使我对人生产生的一些奇异而浪漫的梦想无法在日后的经验和磨炼中治愈好。

到了一七一九年夏季的末尾,所有的那些小说我们都读完了。当年冬天又换了别的。读完了母亲的藏书之后,我们就拿外祖父留给我母亲的图书来读。幸好里面还有不少好书。这并不算什么,因为这些图书都是来自一位牧师的收藏,按照当时的风尚,牧师往往是博学之士,再说他又是一个有才华、有鉴赏力的人。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那尼的《威尔斯历史》、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勃吕耶的著作、封得奈尔的《宇宙万象解说》和《死人对话录》,以及莫里哀的几部著作,全部搬到我父亲的工作室里来了。每天父亲工作的时候,我就读这些书给他听。我对这些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像我这么大有如此兴趣,恐怕只我一人。尤其是普鲁塔克,他成了我最心爱的作者,我爱不释手,一次又一次地读他的作品,其中的乐趣总算稍稍扭转了我对小说的兴趣;不久,我爱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提德便甚于爱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了。由于这些有趣的读物,由于这些书所引起的我和父亲之间的谈话,竟铸成了我那种自由的共和思想的火花。倔强高傲以及不肯受束缚和奴役的性格也形成了;在我一生之中,每逢这种性格处在不能发挥的情况下,我便痛苦万分。我不断想着罗马与雅典,可以说我是同罗马和希腊的伟人在一起生活了。加上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我生来就有这种感情,我父亲又是个最热爱祖国的人,我便以他为榜样对祖国充满热爱。我甚至自以为是罗马人或希腊人,每逢读到一位英雄的传记,我就变成传记中的那个人物。他们的矢志不渝、坚贞不屈无不深叩我的心扉,使我的目光更坚定,勇气更蓬勃。有一次,我在吃饭时讲起西伏拉的壮烈事迹,为了表演他的行动,我就伸出手放在火盆上,令大家非常害怕。

我有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哥哥。当时,他正学我父亲那一行手艺。由于家里人过分偏爱我,使他备受冷落,但我并不赞成这种偏爱与偏心。这种漠不关心影响了他的教养。还不到放荡不羁的年龄,早已变得放浪形骸了。尽管后来送他到其他师傅那里去学艺,但他仍不改“初衷”,依然在学徒时偷偷溜走。我几乎根本见不着他,与他的关系最多只能称作认识,但我的确非常喜爱他,他也像一个顽劣少年能爱别人似地爱我。记得有一次,恼怒的父亲开始毒打他,我急忙冲到他们两人中间,紧紧地搂住他,用我的弱小的身子掩护他,替他挨打。我保持这种姿势,一动也不动,父亲最终不得不饶恕了他;这也许是因为我连哭带喊,弄得父亲没办法,也许是不愿意叫我比哥哥吃更大的苦头。这之后,我的哥哥堕落的越来越深,后来由家里逃走,一去无踪。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他在德国。他连一封信也没给家来过。从那时候起,他就杳无音讯了,这样一来,我就成为我父亲的独子了。

假如说这个可怜的孩子是忽略教养的缘故,他的兄弟可就不是那样了。我所受的关切和呵护恐怕王室的孩子也未必比得上。非常罕见的是,我是一个一向只被人特别疼爱而从来不曾被人溺爱的孩子。在我独立离开家庭之前,我甚至从来没被允许与其他孩子在街上一同乱跑过,也从来没有抑制或放任过我那些稀奇古怪脾气,这些古怪的脾气,有人说是天生的,事实上那安全是教育使然。我有我那个年龄所共有的一些缺点,诸如贪嘴、贪吃,甚而还时不时说点假话什么的。我偷吃过糖果、水果以及别的零食,但我从来不曾损害人,毁坏东西,给别人添麻烦,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以资取乐。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曾趁克罗特太太(我的邻居)上教堂去的时候,在她家的锅里撒了一泡尿。说真的,只要一想起这事,我仍心存乐意,因为那位克罗特太太虽然是个善良的女人,但实在可以说是我一生中

所不能忍受的爱唠叨的老太婆。这就是我小时候为害他人的简短而真实的历史。

既然我小时候所认识的人都是好人，而我周围的人又全都是最好的人物，我怎能变坏了呢？我的父亲，我的姑姑，我的乳母，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我的亲戚，总之所有跟我接近的人，没有谁一味地迁就过我，而是爱我，我也同样爱他们。我的遐想几乎没受过什么不良影响，因此我竟觉得我根本没有什么遐想。我敢发誓，在老师没有辖制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何谓奇思异想。我除了在父亲身边念书写字以及乳母带我去散步的时间以外，其他的空闲也未远离姑姑，我轻轻地偎在她的身边，或坐或站，看她绣花，听她唱歌，我心中十分快活。姑姑为人好说好笑，漂亮、温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的神情、目光和姿态，如今还依然清晰可见。她跟我说的那些惹人欢喜的话至今也还记得。我可以说出那时她的发髻式样和穿衣服的样子，当然也忘不了她两鬓上卷起的两个黑发小鬟，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式样。

我有理由相信，以后我才培养起来的对音乐的挚爱，应缘于我的姑姑。她会唱许许多多美妙的小调和歌曲，那委婉的歌声楚楚动人。这位出色的姑娘的爽朗心情，可以驱散她本人和她周围一切人的怅惘和忧伤。我深受她歌声的吸引，不仅她所唱的一些歌曲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甚至在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的今天，有些在我小时候早已记不清的歌曲，当我日渐衰老，它会以一种无以言表的温存，轻轻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谁相信，像我如此一般饱受痛苦和焦虑的糊涂蛋，有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哼着这些小调的时候，有时竟也孩子般地啜泣起来。这些歌中有一首，调子我清清楚楚想得起来，但是它那后半段歌词，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虽然我的脑海里还时常隐现它的韵律。这支歌的开始和我所能想起来的部分大意如下：

狄西，我真无胆量哟！
再到那小榆树下，
倾听你悠扬的牧笛；
由于在我们的小村里，
有人早已窃窃私议。

.....
.....一个痴情的牧童，
.....一往情深的爱意；
.....无所畏惧，
玫瑰花哪有不带刺儿的。

我努力思忖，为什么这首歌在我心中留有如此深厚的印象，也许这就是我一直都弄不明白的一个心灵感应。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完，眼泪总是会打断我的回忆。我曾无数次打算写信到巴黎去，请人设法补全其余的歌词，但愿有人还能记得。不过，我完全可以断言，假如我知道这支歌曲除了我那可怜的苏森姑以外，还有什么人曾唱过，那么，我会觉得我对它的回味的意味便大失色了。

这就是我初涉人世后的最初的感情；这样，我就开始养成或表现出一种异常温柔而又不乏高傲的心灵，一种优柔怯懦却又不受约束的性格，这种性格永远摇摆于软弱与勇敢、犹疑与坚定之间，最后却使我自身矛盾重重，以致使我的节制与

享受、欢乐与慎重都没有获得。

这种教育由于一场变故而意外中断了,其结果却影响了我后来的一生。我父亲同一个法国陆军上尉高济埃先生发生了一场纠纷,高济埃和议会里的人有亲戚关系。这个高济埃为人胆小如鼠并且无礼蛮横,我父亲把他鼻子打出血了。为了报复,他竟诬告我父亲在城里向他持剑行凶。他们要把我父亲送入监狱,但是,按那时一贯律法,我父亲坚决要求原告应与他一同入狱,这个要求没有得到应允,由于他的坚决,他毅然离开日内瓦,在异乡度过自己余生;他宁愿这样,也决不让步:他认为若是让步,他一定会失掉荣誉和自由。

父亲走后,舅父贝纳尔便成了我的监护人。舅父那时正在日内瓦防御工事中任职。他的大女儿早逝,但还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我与他的儿子后来被送往包塞那个地方,寄宿在朗拜尔西埃牧师家里,以便在那里跟他学习拉丁文,附带学习在所谓教育的名义下的一些繁杂芜乱的东西。

两年的乡村生活,我那罗马人的狂暴的性格大有收敛,并逐渐回返了童稚。我在日内瓦没有人督促我,我却喜欢学习,喜欢看书,那几乎是我惟一的兴趣所在;到了包塞,功课使我对游戏发生了爱好,它可以让我在劳累的时候得以放松。乡村对我真是太新奇了,我不知厌倦地享受着它。我对它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强烈的爱,这种永恒的爱什么时候也不会在我心中泯灭。此后,在我所有的岁月中,我一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幸福时日,就使我对这些年代在乡村的逗留和乐趣产生深深的依恋,一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那里。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个极其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们的教学从不马虎,更不用沉重的课业负担来压制我们。对此他安排的异常妥贴,有两点可以证明,即:尽管我很不愿意受老师管束,可是每当我回忆我的求学时代,还是没有厌恶之感;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虽不多,却没花什么工夫便掌握了,并且不费吹灰之力便印在脑子里了。

这种淳朴的农村生活让我受益无穷,使我尽情畅游在友谊的情意中。在此以前,我只有一些高雅而想像的感情。共同生活在宁静祥和的环境里逐渐使我和我的贝纳尔表兄相处得很亲密。没有多久,我对他的喜欢超过了我对哥哥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再也没有消失。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但体质孱弱、瘦骨如柴的男孩子。他性情柔正如他身体那样柔弱,并不以自己是我监护人的儿子而过分利用家里对他的偏爱。我们俩的游戏、功课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没有别的朋友,两人年龄相同,每个人都需要有个同伴;要是把我们分开,简直可以说是毁灭我们。尽管我俩表达此种友情的机会很少,但这种感情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不仅是一时一刻谁也不能离开谁,甚至没有人曾想过我们会有分开的一天。我们俩的性情都属于那种温顺和善的,只要人们不对我们施以无礼的强制,无论对于什么,我们的意见都能相同。假如说,由于师长们的偏袒,我的表兄在他们眼里好像比我高一等,可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要把面子争回来,占他一次上风,摆摆平。当我们让课的时候,他背诵不出来,我就小声提示他;我的练习作完以后就帮助他做;即便是做游戏,也是我带他,要知道,我比他的玩性更大。总之,我们俩性情是如此相投,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如此诚挚,以至无论是在日内瓦还是在包塞,五年多的时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我承认,我们时常打架,但是从不需要别人来调解,我们从未吵过超过一刻钟的架,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谁去向老师告对方的状。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孩子的事;但从中产生出来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品质却缘于孩子时的成长的。

我很喜欢包塞的生活方向,只要时间再长一些,就可以使我的性格彻底定型

了。所有温柔、亲切、平和的感情，这样的生活方式就这样奠定了。我认为，世上没有哪一个人的虚荣心会比我小。虽然有时候我一冲动，心情会特别激昂，但颓唐之情马上充满了我。让跟我接近的人都爱我，乃是我那时最强烈的愿望。我的性情柔和，我表兄也柔和，我周围的人也都很柔和。整整两年里，我从来没见过谁粗暴地发脾气，也没受过谁的粗暴待遇。凡此种种，都在我心中的素质由此培养出来。看到人人都喜欢我，也喜欢一切，我就感到极度的愉快。我无法忘记我在礼拜堂里一时回答不出教理问答时的情景，朗拜尔西埃小姐脸上那种不安与痛苦的表情，弄得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答不上来，固然会感到羞愧和极端难受，但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这种表情则是惟一令我无比羞愧无比难受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对漫天的赞扬倒很少动心，对羞耻却保持着极度的敏感，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怕朗拜尔西埃小姐难过远比怕她的责备要厉害的多。

然而，她和她哥哥一样，在必要的时候也会十分严厉，但这种严厉的背后总是有它的原因的，处罚又不过分，所以虽然使我感到难过，但是我完全不想反抗。我觉得使别人不愉快比自己受责罚更难受，而看到他人脸上显出不高兴比自己受到体罚还要难堪。要想把我的心情说得更清楚些是相当麻烦的，但这也是必要的。如果人们看得更清楚，他们对待年轻人往往不加区别地、甚至常冒昧从事而使用的那种方法所产生的长远后果，他们或许会改变这种方式！如果人们能从一个典型而又有有害的例子中吸取巨大的教益的话，我倒决定将这事和盘托出。

朗拜尔西埃小姐对我们不但有母亲般的慈爱，而且拥有母亲般的权威，假如我们必须受到处罚，她有时也采用惩罚子女的办法。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只是以惩罚来威胁我们。对我来说尚存于想像中的威胁远远比处罚本身更加可怕；可是在她惩罚了以后，我却发现受罚倒不如等待处罚的时候那么可怕；而更奇怪的是，我竟会因这种处罚而对朗拜尔西埃小姐更加热爱。我发现在受处罚的痛楚乃至耻辱之中有另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夹杂在那里，使得我非但不怎么害怕，反倒希望再尝几回她那纤手的责打；只是由于我对她的真挚感情和自己的善良天性，才不去重犯那必将招来同样惩罚的错误。确实，这其中所夹着的性早熟的某种缘故，因为同样的责打，如果来自她哥哥，这种快意我就一点也觉察不到了。不过，按他哥哥的脾气来说，我是不怕他替妹妹动手的。我只所以管住自己，免受惩罚，惟一的原因是不想让朗拜尔西埃小姐伤心，正是因为这种亲近，甚至是肉欲所产生的亲切，在我身上具有了，而在我心中，肉感总是受好感支配的。

这个我不怕重犯却又远而避之的错误又发生了，可是这不怨我，或者说，我不是故意的，而且可以说，我是心安理得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不过，谁想这第二次的处罚竟也成了最后一次，因为朗拜尔西埃小姐说，这种办法她不想再用了，这种办法使她太累了。她一定也从某种迹象中看出这种惩罚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以前，她的房子就是我们的卧室，冬天甚至有好几次还睡在她的床上。两天之后，我们被指派到另外一间房去了。从此以后，我竟有了被她看成大孩子的荣誉，其实我并不想要这种荣誉。

谁竟敢能想到，一个三十岁的女子对一个八岁孩子的充满爱心的责打方式却酿成了我一生的性情欲念、激情的转变呢？在我的肉感被激起的同时，我的欲望也发生了变化，它使我只局限于以往的感受，其他一切事物对我毫无意义。虽然我的血液里几乎生来就燃烧着肉欲的烈火，但直到最冷静、最迟滞的素质都发达起来的年龄，我从来都未破坏过我的纯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知为什么经常用一双贪婪的眼睛注视着漂亮的女人。我常常忍不住去想那些美女，但仅只是

为了让她们像我幻想的那样一个个活动起来，将她们一个个幻想成朗拜尔西埃小姐。

即使结婚的年龄已经到达，这种奇异的癖好，这种一贯顽强，并且快发展到堕落乃至疯狂地步的癖好，也没有使我丧失我的纯洁的习尚，虽然它几乎早已不复存在了。如果说真的有过淳朴圣洁的教育的话，那么这种教育就是我所受过的。我的三位姑姑都是贤德典范的女人，并且她们身上的那种庄重典雅在当时的女人们里也是少有的。我父亲倒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但他的情趣是老式的，在他所爱的女人们跟前，他一句令一个处女为之害羞的话也没讲过；我敢说，没有哪一家能比得上我们家这样尊重孩子，看重对孩子的教养。我觉得朗拜尔西埃先生也很在意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女佣，就因为当众说了一句让他认为对孩子很不利的粗话便把她辞退了。我在长大以前，我对于两性的结合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就是这一点点模糊的概念也总是以一种令人可恶形象出现的，我对娼妓具有一种永难磨灭的痛恨。每当我看到一位浪荡子时，总不免产生一种鄙夷不屑的厌恶，甚至还感到恐怖。因为有一天，我到小萨果内克斯去，经过一条低洼的小路，那边有一些土穴，有人跟我说，那些家伙就在里面野合，从此，我对淫乱行为就是这样深恶痛绝。我想到这种人，脑子里又时常想起狗交媾的情景，一回忆就觉得呕吐难耐。

因为儿时教育的那种先入为主的东西本身就能够推迟那种易于燃起欲火的天生气质原始的迸发，像我前面所说过的，我的肉欲初次露出的苗头受到我内心潜在的抵制对此也有所帮助，尽管我被沸腾起来的血液所冲动，可是由于我的想象只限于我过去的感受，因此我晓得的只是将我的欲望压抑住我所已知的这种快感上，从来也未想到人们曾说得使我憎恶的那种快乐上面；我的快感与这种快感有相似之处，我竟然毫无觉察。在我荒诞的遐想中，在我色情的狂热中，在这种遐想与狂热令我有时因此迷乱中，我曾运用想象力求助于异性，可是除了我所渴望获得的那种功用而外，我从来想象不出异性除此之外还能干什么用。

就这样，我就带着一种很浓烈的极富激情的成熟气质度过了青春期。除了朗拜尔西埃小姐无意中使我认识到的一些肉感上的快慰以外，从来不曾想过，也不曾有过任何别种肉感之乐；到了几年之后，那些原来要毁掉我的东西却确保了我平安成人。我旧有的童年嗜欲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与我所说的这种嗜欲水乳交融，使我怎么也不能从感官所燃起的欲望里把它剔除掉。这种执迷，加上我生性腼腆，致使我很少在女人面前冒险；原来我认为另外那种享受只不过是所好的那种享受的终点，而我所好的这种享受，男方渴望但又得不到，女方可以给但又猜想不到；既然我在女人面前不敢把什么都说出来，或不能把什么都做出来，所以我就灰溜溜的了。我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度过的，在最心爱的女人身边垂涎三尺而不敢吭声，我虽然不敢在她们面前吐露心扉，但至少还可以借助想男女之事而得以自慰。跪在一个泼辣情妇面前，对她恭敬顺从，求得她的原谅和宽恕，以求得自己心里乐融融的享受。我那敏捷的想象力越使我热血沸腾，我就越像个羞羞答答的情郎。谁都知道，这种搞恋爱的方式有什么快的发展的可能性不大，对于被爱者的贞操也没有多大危险。因此，我总收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可是运用了我的方式，就是说运用想象力，我仍可得到很多满足。我的情欲，配合上我那腼腆的性格和浪漫的心情，就这样保持了 my 感情纯洁和习尚端正；如果我的脸皮不那么薄，同样的癖好也许会使我陷入最粗野的淫欲里。

在这座我主动坦白的充满污泥的黑暗迷宫里，我终于走完了最初的、最艰难的一步了。最难启齿的倒不是罪恶的事，而是又可笑又可耻的事。我现在稳定了

情绪之后，说出了我方才大胆说出的话以来，便没有任何顾虑了。根据我自白出来的事情，人们从中推断我这一生中，有时在我狂爱的女人跟前激奋起来，我不能眼里没有她、耳里没有她，因为她几乎让我失神荡魄，但从来没把我的这种怪癖告诉给她们，从来也没有在最亲密的情况下向她们恳求我需要的惟一的宠幸。这样的事几乎从来也没发生过，只是在我童年时与一位和我同龄的女孩曾有一次，但是那也是她先提出的。

这样回忆我感情生活中最初发生的那些事，我奇异地发觉众多伴我成长的因素中，有时似乎是那样迥然不同，但又连在一起，有力地产生一个同样而单纯的效果；我又发觉表面看似一样的某些因素，但在某些情况作用之下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效果，以致使人无法想象它们之间当初会有什么关系。譬如，谁能相信有一种最坚强的力量在我的灵魂深处，是我从那有着柔弱与嗜欲两种因素的血液的同一泉源里淬砺出来的呢？下面所述也与这个主题有关，人们却可以从中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

有一天，我独自一个人在厨房隔壁看书。女仆把朗拜尔西埃小姐的几把拢梳放在砂石板上烤干。在她来取的时候，发现一把拢梳其中一面的齿子全没了。会是谁干的坏事呢？大家都认为除我以外，没有别人到这间房里来过。他们追问我，我否认动过那个拢梳。朗拜尔西埃小姐和朗拜尔西埃先生一起来劝我承认错误，逼问我，甚至还吓唬我，我始终坚决否认，然而，我的一切抗议都没有用，他们将一切罪责都归于我，尽管人们从来没见过我如此胆大倔强。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事实上也应该这样看。使坏、撒谎、不认账，一起累计起来受罚。可是这回却不是朗拜尔西埃小姐动手来惩罚我。他们给我舅父贝纳尔写了信，舅父随即来了。于是乎我的表兄也不幸地被给予另一种同样严重的罪名，我们两个人要受到同样的惩处。这次由我舅父动手的处罚可真厉害。用他们的解释就是以毒攻毒，对此他们很有信心，并对此产生的后果也深信不疑。果然，此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没有受此类欲望干扰。

他们没能从我口中得出他们所满意的口供，我依然被不断盘问，弄得我狼狽不堪，不过我宁死也未动摇，并且决心去死。最终，暴力面对一个孩子的“魔鬼般的倔强”（他们对我的顽固找不出任何别的词来形容）让步了。这次令人狼狽不堪、身心俱遭悲惨对待的厄运终于是被逃过了，而且是以我的胜利告终。

尽管这件事距今已过去快五十年啦，现在我不必再担心为这一事件而受惩罚了。那么，让我在上帝的面前声明，我的确是被冤枉的，我从未动过更没弄坏过那把拢子，我不但没挨近那块砂石板，甚至连想都未曾想过。大家不必问我拢子弄坏的原因；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想不出是怎么回事。我所确实知道的就是我在这件事上是无辜的。

人们可以设想，一个日常生活里温顺腼腆的儿童在激情奋发的時候却是那样激烈、傲岸而不可驯服。他生平用理性来处理对待一切，一向就受到温柔、公正、和蔼的对待，几乎淡漠了不公正这个概念，但是现在恰恰受到了他所最尊敬和最爱的人的第一次不公正的磨难。当时，他的思想该是多么混乱！他的感情该是多么复杂！在他坚毅又脆弱的心里，在他的脑海中，在他那整个小生灵的理智和精神里又该是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所以要请读者们，如果可能的话，自己想象一下这种情况，是由于我那时的心情乱七八糟的，我自己也无力分析清楚和详细叙述出来。

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去弄明白表面的情况如何使我脱不开罪责，我无法

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我只能从我本身着想，我感觉到的只是，我并没有犯什么错，但我却遭受了可怕的惩罚。肉体上的痛楚虽然剧烈，我并不十分介意，我只感到内心的愤怒，愤恨失落。我表兄的情况也跟我差不多，人们把一件无心的过错当作不可饶恕的行为来处罚他，由此也与我一样气愤至极，可想而知，他跟我采取了一致行动。我们俩倒在一张床上，双方都因激动而颤动不止，我们互相拥抱着，几乎窒息。等到我们稚嫩的心灵稍稍平静了些，能够发泄我们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就起来直挺挺坐在床上，两个人拼命地喊叫：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我写这件事的时候，脉搏还在剧烈地跳动；当时的情形我就是来世也不会忘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不公正和暴力的感受，这种感受让我永世难忘，以致一切和这种感受有关的观念都会使我的心情又像最初那样愤恨不已起来；这种感受，起初仅源于我自身，以后它变得非常坚强并且完全摆脱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无论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是谁，也不管它发生在何地，只要我稍有耳闻，便马上有如身受地怒发冲冠。每当我在书中读到凶恶暴君的残忍，或是邪恶僧侣的卑劣伎俩的时候，我真情不自禁地想去亲手捅死他们。我有时见到一头母牛、一只公鸡、一只狗或是其他畜生侵害别的畜生，我往往会跑得满身大汗去追它，或用石块去砍它，这样做的惟一原因在于它恃强凌弱。这是我的感情天性，或者是我的天性使然。但是，我所遭受的第一次不公正的痛苦回忆和我的天性密切融合得太久，因而这种天性更加增强了。

我那畅快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从此，我再也享受不到纯洁的幸福了。我至今认为，我对童年的美好的回忆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以后还在包塞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好像人们所描述的亚当的情况那样，虽然还在地上乐园，但已不能再享受其中之乐：表面的情形和以往是那样的完全相同，但实际情形又是那样的迥然各异。学生对于他们的引导者再也没有那种热爱、尊敬、亲密和信赖的关系了，我们再不把他们看做我心灵深处能洞察我的神灵了！我们对于做坏事已不再觉得可耻，而是比以前更加担心被人告发；我们开始隐瞒、反驳、说谎。我们那个时代种种能毒害我们的东西，逐步腐蚀着我们原本天真无邪的天性，把本来很自然的玩闹变本加厉地变成丑恶的事。田园生活在我们眼中也失去了那种让人心动的淳朴和宁静，好像变得荒凉阴郁了；又像蒙上了一层黑幕，使我们看不到它的美丽。小花园也辍了耕，我们不再去蒔花锄草。我们不再动情地掀开地上的土，发现我们撒下的种子发了芽也不再欢呼了。我们讨厌了这种生活，人家也开始讨厌我们。接着舅父接回了我们，我们就跟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分了手，也许大家都感到皆大欢喜，因此对于分离没有太遗憾。

我离开包塞以后，三十多年，每每想起在那里度过的日日夜夜，心里总不痛快，没什么值得我深切纪念的。但是当我过了盛年日渐衰老的时候，别的回忆逐渐消失，而这些回忆却重新浮起，深深地刻在我的脑际，而且越来越显得美妙和有力。我好像由于发现生命即将完结而努力抓它回来，渴望再从头开始。那个时期的细微小事都使我喜悦，其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它是发生在那个时候。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情况，我都回忆起来了：女仆或男仆在屋子里忙着；一只燕子从窗户飞进屋来；我背诵的时候我的手上落了一只苍蝇；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们住过的那个房间的一切布置：朗拜尔西埃先生的书房在右边，墙上挂着一幅历代教皇的版画、一只晴雨表和一个大型日历。他的房间的后面近靠近一座地势很高的花园，那里有些窗子被树荫遮住了，甚至有时树枝一直钻到窗户里面来。我很知道读者没多大必要知道这些，不过我想告诉给读者。所有在这幸福

岁月里的一些轶事，现在想起来还使我喜欢得跳跃起来，我有什么不敢向读者说的呢！尤其是有五、六件轶事我必须得说一说。还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吧！我给你删去五件，只谈一件，但是这一件，但愿大家能让我尽可能地把这件事叙述得详尽一些，这样我才感觉好受一些。

如果我只是讨你们高兴，我完全可以选择朗拜尔西埃小姐露出屁股的故事，那时她不小心跌了一下，恰巧撒丁王从那里经过，把她整个屁股都看见了。但是土台上的胡桃树的轶事我更觉得有趣，因为在这个轶事中我不仅是个旁观者；而在她跌跤的轶事中我不过是个观客；我承认，尽管那件事的本身很可笑，不过我那时还以母亲的眼光看她，甚至比对母亲还爱，那件事只有使我担心，并不感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啊，读者们，如果你对平台上胡桃树的来龙去脉抱有好奇心的话，就请你们听听它那惊人的悲剧吧，如果可能的话，请不要颤抖！

在院子外面，有一片土台在进口处左侧，下午大家常到那里去闲坐聊天，但上面却没有什么荫凉的地方。为了使它能有点荫凉，朗拜尔西埃先生让人栽了一棵胡桃树在那里。栽这棵树时仪式十分隆重，我们两上寄宿生作了这棵树的教父。人们往坑里填土的时候，我们每人唱着欢歌，扶着树。为了便于浇水，在树根周围还砌了个池子。我和我的表兄每天都兴致勃勃地看着人们浇水，那时在我们心中有一种信念：在这土台上栽一棵树比在敌人堡垒的墙孔上插一面旗帜还要伟大；而且我们俩决心取得这种光荣，一种大家不可以分享的光荣。

为此，我们特意砍来一根嫩柳树枝子，也把它栽在土台上，在距胡桃树十来尺的地方种下了它。当然我们也没忘了在我们那棵小树根下围起一个池子。对我们更难的要算是给它浇水的问题了，因为水源离得很远，我们又不准提水到那。可是我们的柳树非浇水不可，因此，我们费尽周折为柳树浇了几天水，成绩果然不错，我们亲眼看到出芽变绿。我们不时地量一量叶子长了多大。对它很快就能遮荫深信不疑，尽管那时它高出地面不足一尺。

这棵小树完全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弄得我们干什么也不能专心，书也无法读下了，我们简直就像发了疯。人们不了解我们在跟谁斗气了，只好更加严格地管教我们。倒霉的柳树到了致命的断水时刻，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它干死，真是不忍心。可是急中生智。我们想出了一条妙计，能保证小树和我们免于一死，方法是修一个小暗沟在地底下，把浇胡桃树的水给小柳树暗暗引过来一部分。我们积极地执行了这项措施，可惜的是我们失败了。由于坡度设计得不好，水一点也下不来，加上土经常松掉下来堵了暗沟，入口还总有污秽的东西塞上，一切都不顺利。不过我们并未由此放弃：“*Omnia vincit labor improbus*”。我们又把小沟和小柳树根下的池子挖深了一些，让水容易流过来。我们用小箱子底做成小窄木板，先用一些一条接一条地平铺在沟里，然后又用一些斜放在沟的两侧，从而一个三角形水道就形成了。在入口处插上一排细木棍，棍与棍之间留有空隙，好像一种铁篦子或澡盆里的放水孔，可以挡住泥沙石块，让水顺利流入。我们非常仔细地把这项工程用土盖好，并且把土踩平。全部完工的那一天，我们心里异常紧张地等待着浇水时刻的到来。好像等了有几世纪之久，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朗拜尔西埃先生仍跟往常一样，前来为核桃树浇水，我们俩按捺着心情呆在他的身后，尽量挡住我们可怜的柳树。万幸他正是背朝着它。

头一桶水刚刚浇完，我们就看见水流到我们树的池子里。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几乎高兴得要发狂了，忘乎所以地嚷嚷起来。朗拜尔西埃先生因此回过头来，

这一下可糟糕了！他刚才看到胡桃树底下的泥土大量吸收水分，还以为是好，并因此很高兴；此时，他突然发觉水竟然到那个池子去了，他先是发怔，也大叫起来。他仔细一瞧，发现了其中伎俩，立即叫人拿了一柄十字镐来，一镐下去，我俩用心埋在地下的木板飞了起来，他大声喊道：“一条地下水道！一条地下水道！”他抡起镐头狠狠地乱刨一气，那疯狂的镐头每一击都重重地落在我们心上。没多久，池子、水沟、木板、小柳树，全都毁于一旦，全都被刨得稀烂。在这一段可怕的破坏工作中，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不停地叫着“地下水道”。他一面喊着：“地下水道！地下水道！”一面让那美好的一切化为乌有。

有人也许会想，这件事情必然会给小建筑师们带来不幸，但他想错了，一切到此为止了。朗拜尔西埃先生并没有说一句责备我们的话，也没有给我们脸色看，也再没跟我们提起这件事；甚至过了一会儿，我们还听见朗拜尔西埃先生在他妹妹面前的大笑声，他的笑声老远就能听得见。更怪的是，我们除了起初有点惊慌，也没什么难以忍受的悲伤。我们在别处又栽了一棵树，我们也时常提起第一棵树的悲剧，一提起来我们俩就像背诵文章似地叫道：“一条下水道！一条下水道！”不过在此发生之前，当我以阿里斯提德或布鲁图斯自居的时候，曾油然而起一种了不起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明显表现出我的虚荣心。我觉得我们可以亲手筑成一条地下水道，栽一棵小柳枝来和大树竞赛，这在我看来是无比的荣耀，我十岁时心胸与追求比凯撒在三十岁时还要高明。

这棵胡桃树以及同它有关的那段小故事，一直深埋在我的心里，时而还蹦进我的脑海里。因此当我于一七五四年到日内瓦去的时候，最令我兴奋的一个计划就是到包塞去再看一下我儿童时代游戏的纪念物，特别是那棵亲爱的胡桃树，它的岁数该有三十多年了。但是我总是太忙，总是身不由己，总是脱不开身，无法挤出时间来却已多年的宿愿。看来我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得到这种机会的愿望；我几乎可以断定，如果一旦我能回到那心爱的地方，发现那心爱的核桃树还健在的话，我一定会用我的眼泪浇灌它的。

回到日内瓦，我在舅舅家一住就是二、三年，我在等待他们对我的安排。舅父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工程师，他教给我表兄一点制图学，并把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讲给他听。我也陪着他一起学，并且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于制图学。这时大家却商量着让我做牧师、律师或钟表匠。我非常喜欢做牧师，我觉得传道说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母亲遗产每年的那点收入由哥哥和我一分，供我读书已不太可能了。既然我当时的年龄还不那么急于选择职业，就只好暂时留在舅父家里等待着，这几乎等于白白浪费生命，同时还得支付一笔虽然公平合理、数目却也实在可观的膳宿费。

舅舅和父亲都是好玩好乐的人，而且和父亲一样没有明确的责任心，对我们漫不关心。舅母是一个稍带虔信派教徒作风的虔诚女人，与教育我们相比，她更喜欢唱圣诗；他们对我们差不多是完全自由，所幸的是我们从来不因此而对自己放任自流过。我们两人相互帮助，一刻也不分开，无求于他人，而且因为我们从来不想去跟那些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顽童们厮混，因而在我们身上也找不到因和他们在一起而沾染上的一丝一毫的恶习和懒散习气。其实，也不能说我们闲散，因为我们一辈子也没有不认真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感到极为有趣的各种毫不间断的游戏，让我们没有一刻空闲，甚至使我们不想出门。我们自己作鸟笼子、笛子、铍子、鼓，盖小房子，作水枪、弩弓等东西。有时我们还向外公偷学制造钟表，有时竟弄坏了他的那些工具。另外还有一种最喜欢的爱好，就是在纸上加彩、施墨、起